

目 录

序 言.....	(1)
新春试笔.....	(1)
论色即是空.....	(3)
论西洋理学.....	(7)
《关雎》正义.....	(11)
论赤足之美	(14)
说诚与伪	(17)
论孔子的幽默	(22)
再论孔子近情	(28)
论 情	(32)
论 趣	(36)
论 利	(39)
孟子说才志气欲	(42)
论泥做的男人	(46)
温情主义	(50)
论文艺如何复兴法子	(52)
附：说戴东原的智情合一主义 张光甫	(56)
戴东原与我们	(60)

论守古与维新	(63)
关于文化复兴的一些意见	(65)
论做好一个人	(68)
论中外的国民性	(73)
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	(78)
附：记林语堂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 邢光祖 ...	(95)
西方人文思想的危机	(103)
论学问与知趣	(108)
改造教育原则	(110)
补梁任公论读书的兴趣	(115)
读书与风趣	(118)
附：谈读书之乐 汤宜庄	(120)
论恶性读书	(125)
恶性补习论	(128)
联考哲学	(132)
失学解	(135)
论大专联考亟应废止	(139)
整理汉字草案	(143)
整理汉字的宗旨与范围	(151)
再论整理汉字的重要	(155)
汉字有整理统一及限制之必要	(159)
论汉字中之变音变义	(162)
国语的宝藏	(165)
论识字	(170)
中国语辞的研究	(172)

中国报业协会推行常用字运动·····	(175)
论部首改良·····	(177)
上下形检字法缘起·····	(181)
《当代汉英词典》缘起·····	(184)
《形音义综合大字典》序·····	(189)
重刊《语言学论丛》序·····	(191)
中文电子字码机·····	(193)
国语的将来·····	(197)
附：谈国语的将来 柯剑星·····	(203)
国语文法的建设·····	(206)
说孽相·····	(212)
论“他、她、它”及“他（她、它）们”的怪物·····	(216)
谈文体之变·····	(219)
从丘吉尔的英文说起·····	(222)
释雅健·····	(225)
说雅健达·····	(229)
论言文一致·····	(233)
论今日台湾的国语读音之误·····	(237)
台湾话中的代名词·····	(241)
论台湾的英语教学·····	(247)
怎样把英文学好·····	(251)
论英文轻读·····	(255)
论有闲阶级与文学·····	(258)
说新旧文学之不同·····	(261)

论孟子的文体·····	(263)
附：林语堂给“中副”小简·····	(267)
论解嘲·····	(268)
笑话得很·····	(270)
论幽默·····	(273)
附：谈文章风格 中央日报·····	(286)
看见碧姬芭杜的头发谈小品文·····	(288)
姚颖女士说大暑养生·····	(292)
附：夏日南京中的我 姚 颖·····	(294)
再谈姚颖与小品文·····	(298)
介绍沈承《祭震女文》·····	(301)
附：祭震女文 沈 承·····	(302)
介绍《曲城说》·····	(304)
论曲线·····	(307)
谈中西画法之交流·····	(310)
白话的音乐·····	(313)
论译诗·····	(317)
译东坡《行香子》二首·····	(321)
译《乐隐词》八首·····	(323)
英译黛玉《葬花诗》·····	(329)
《尼姑思凡》英译·····	(335)
附一：和尚的意见 鲁 平·····	(344)
附二：林语堂给《自由报》编者函·····	(347)
闲话说东坡·····	(350)
苏东坡与其堂妹·····	(353)

苏小妹无其人考·····	(358)
答庄练关于苏小妹·····	(366)
元稹的酸豆腐·····	(369)
一点浩然气·····	(373)
记蔡子民先生·····	(375)
想念蔡元培先生·····	(378)
胡适之述辜鸿铭·····	(380)
记大千话敦煌·····	(386)
与大千先生无所不谈·····	(390)
谈钱穆先生之经学·····	(395)
说高本汉·····	(401)
说福祿特尔与中国迷·····	(407)
说汤因比教授·····	(412)
介绍奚孟农·····	(417)
毛姆与莫泊桑·····	(420)
从碧姬芭杜说起谈萨尔忒·····	(424)
从辜鸿铭说起谈萨尔忒·····	(427)
说纽约的饮食起居·····	(432)
记纽约钓鱼·····	(435)
谈海外钓鱼之乐·····	(439)
可磨途中·····	(444)
瑞士风光·····	(447)
说斐尼斯·····	(450)
杂谈奥国·····	(455)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460)

说乡情·····	(464)
记农历元旦·····	(466)
记鸟语·····	(469)
记游台南·····	(472)
记身体总检查·····	(475)
论买东西·····	(479)
谈新闻事业与现代社会·····	(482)
基金委员会斗法宝记·····	(486)
谈计算机·····	(489)
恭贺阿丽西亚·····	(492)
无题有感·····	(496)
赠别黄肇珩浣溪沙二首·····	(499)
《四十自叙诗》序·····	(500)
《语堂文集》序言及校勘记·····	(504)
连金城著《文学与农业》序·····	(510)
《帝王生活续篇》序·····	(513)
殷颖《归回田园》序·····	(514)

新 春 试 笔

星野兄来函，嘱我为中央社撰稿，星野真热肠人也。函中未明言如何发表。若谓每周撰稿，只是报导纽约消息，则未敢从命。若一月两次三次，说说话，借此使国内外文人得通声气，自是不错。记得《人间世》发刊词，曾作数语，以表此意。原文不在手下，大意谓《人间世》略如世人点卯下班之余，饭后无聊之际，揖让既毕，长夜漫漫，何以遣此。忽逢旧友不约而来，排闥而入，不衫不履，亦不揖让，亦不寒暄。由是饮茶叙旧，随兴所之。所谓或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言无法度，谈无题目，所言必自己的话，所发必自己衷情。夜半各回家去，明晨齿颊犹香。如此半月一次，以文会友，便是《人间世》发刊词之本意。

前《纽约时报》有艾金荪(Brooks Atkinson)专撰剧评。此君在抗战时，曾住重庆一二年，国内当有知者。因其别具文学眼光，不捧场，不敷衍，成为剧评权威。凡百老汇新剧开演之夜，老板捏一把汗，未知艾君以为可取否。后来艾君以年老退休，《纽约时报》给以专栏，不拘题目，听其自由，眼界一新。艾君读古书多，看新书少，故有其独特见解及风趣。恁寿平谓不落畦径，谓之土气，不入时趋，谓之逸格，画事如此，文章

亦是如此。创制风流，在于学者。政治非不可谈，能谈者甚多，且目前急要消息，明年看来，便成隔日黄花，以明年读今年所作，当哑然一笑。住纽约尤易入此圈套，看日报人多，看周刊月刊人少。无论何事，朝报宣扬之，继之以晚报，继之以无线电，又继之以电视。电视一而再，再而三，由是轰轰烈头昏脑胀，以为世事除此一事外，别无他事。及时移境迁，向之所谓非谈不可之陈迹，今日连记也记不得，更无所谓感慨系之。此报纸弄人也。每到法国，便如跳出此圈套，心旷神怡。况政治舞台，亦如观剧，剧情有紧张、有散漫者。甘乃迪总统被刺，一旦成为英雄，在专长轰轰烈之美国报界，几乎奉为圣人。有专书，有电影，有甘乃迪飞机场，有甘乃迪太空发射场。于是甘乃迪之哥哥、弟弟、夫人、幼子、老太爷一举一动，无不为电视及刊物之好材料。何苦呢？何苦来？

承星野兄之好意，嘱我撰稿。政治既不足谈，惟谈文艺思想山川人物罢了。我居国外，凡三十年，不教书，不演讲，不应酬，不投刺，惟与文房四宝为老伴，朝于斯，夕于斯，乐此不疲，三十年如一日。星野兄叫我拥重兵，征西域，必谢不敏。叫我挥秃笔，写我心中所得，以与国内学者共之，则当勉强。美国编辑，倒有一样好处，凡文稿不好，虽为名作家所作，亦请修改，或退稿。故美国出书，绝无送人情之事。大约每月二次至三次奉上一篇，或意到笔不到，或意思平平，无甚可说，请删节或投之字纸篓可也。

论色即是空

我们山居，窗外所见的是竹篱茅舍，廊外所见的是稻田菜畦，满目苍苍横翠微，饱享眼福，自然身心愉快。半夜蛙声呱呱，破晓邻舍鸡鸣，觉得这都是应该的，自然的。城居高楼大厦，离地甚远，又水泥大道，全无曲折，宇宙文章，已不复见，白云苍狗，偶尔一瞥而已。想来少年青松白石之盟，至今始遂心愿。我就不相信，这苍绿一片山阴滴翠的景色，就是空空。

近阅报载，洛杉矶某少年，因吃新近驰名的灵感药，名LSD，觉得四大皆空，正如佛家所言空即是色，色即是空。那药实在灵，于是少年横立大街中，看对面汽车来，只当幻影视之，原来色即是空，乃被车轧死。据报载，美国政府的药物管理局称，美国大学生，估量有几万人曾经或是常服这灵感药。好莱坞和纽约百老汇的戏业董事人，戏剧批评家三位同意，电影及戏台的演员，有六成常服这药。所谓灵感药，就是因神经受了某种的刺激，特别敏感，如醉如痴，如眼前景物，忽变为灿烂世界，红的、绿的、黄的、蓝的，各色异样鲜明，像万花筒，变幻无已。同时精神特别兴奋，或者翱翔天空，或者掠水走过，都不算一回事。因此平常人也有好奇心，偶然尝试一下，倒不一定成瘾。美国医药管理局，因为这药对于心理病态的研究有正

当用途，所以也反对完全禁用。

现在美国人说起 LSD，如 DDT（灭虫散）一样，大家知道。LSD 即 Lysergic Acid Dithylamide 之简，是取某种菌炼成的。以前希腊诗人荷马记载，也有解忧酒 Nepenthe，吃了可与神仙为友，荷马书中又有“吃莲子者” Lotus Eaters，舟子到那岛上，吃过都乐而忘返。这正与古书所谓不吃人间烟火相同。至今西文称远东人的雅号，亦称为“吃莲子者”。近代 Lafcardio Hearn 专讲日本文化最常用，前三四年 Arthur Koestler 漫游日本、印度，书名即“The Lotus And The Robot”。最引起普通读者注意的，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The Doors of Perception”《妙见之门》一书，一九五四年出版，专讲吃这种药的人的经验。赫胥黎氏即以前多玛·赫胥黎（赞助达尔文而著《天演论》的作者）之孙。他的哥哥 Julian 柔利安，就是联合国文教组织 UNESCO 的创办人及第一任总干事。所以这位已故的文豪，我于一九四八年在巴黎会过。Aldous 注意印度运气摄生之法，因及这些事超乎寻常敏觉的经验。但他所试的，是墨西哥印第安人的 Mescaline（也是特种仙人掌所取出的），而 LSD 的效力却比 Mescaline 高七千倍，服了可忘却一切烦恼，看破俗见，神游太虚，直上兜率天。但是吃了发疯的也有。

这种经验，自然与佛法禅那“色即是空”的猛悟相关，亦与各宗教克服物欲，克服肉身，以理与欲相对，灵与肉相对的态度不无关系，方法也有相同之处。中世纪天主教僧院也有长期禁食，长期念经，长期思维（静坐），鞭肉，及穿发衫自苦其肉身的办法，以得到某种的超凡默示，如同佛家以禅定，穿“粪扫衣”及达摩面壁九年，以求证道，修得认识宇宙皆空之理。

这都是克服物欲以得神感的特殊办法。这些以理与欲相对，灵与肉相对的宗教看法，我都不赞成。戴东原在《原善》及《孟子字义疏证》专讥宋儒误解孟子，别孟子性善之性为二类，气禀归人，理义归天，说到理，“如有物焉”（像煞有介事），所以“宋以来之言理欲也，徒以正邪之辨而已”。赫胥黎说，这些以苦楚肉身达到超凡境界的办法，现在都不必了，因为所需要的是“得到超凡入圣的某种化学元素而已”。

（以上一些材料，可以详见于最近六月十七日《时代周报》Time Newsmagazine）

原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科学的，无可訾议。英国科学家 A. S. Eddington “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所言最详。我们所见所触的杯盘椅桌，无一非空，只是原子结合而成，而原子中间电子绕中心，亦如日会行星绕日之太空。西方哲学家 Hume Berkeley 以至康德所言，与佛经形而上学的论证无异。也可以说释迦所见，远在康德之前。佛教哲学之所以令学人看得起，就是这辟妄见的论证。只不该因此而求寂灭，度脱轮回的无边苦海。佛家的道理可以一言蔽之，就是“可怜的人生”何苦来？苏东坡何尝不知道色即是空？《赤壁赋》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耳得为声，目遇成色，即声色乃我所见，非目无色，非耳无声，声色在我不在彼。所见声色，非本来面目，非康德所谓 Das Ding An Sich 也。但是我所见之声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而吾与子所共适”。林子亦愿与东坡共适之，不要像释氏那样悲观吧。

尝阅陈继儒《岭栖幽事》论释氏白骨观法。我想靠这种人

生观求解脱，未免太惨了。“白骨观法；想右脚大指烂流恶水，渐渐至胫至膝至腰。左脚亦如此。渐渐烂过腰至腹至胸，以至颈顶皆烂了，惟有白骨。须分明历历观看，白骨一一尽见。静心观看良久，乃思观骨者是谁，白骨是谁。是知身体与我常为二物矣。又渐渐离白骨观看，先离一丈，以至五十丈，乃至百丈千丈，是知白骨与我不相干也。常作此想，则我与形骸本为二物，我转寄于形骸中，岂真谓此形骸终久不坏，而我常住其中？如此便可齐死生矣。”据说服 LSD 亦常可以齐生死，一彭殇。生命虽无常，我不愿意禅定，也不愿意超度了。

此文可为“论色”第一篇，亦可名为“论色相”。今日“色”字，普通指“女人”。“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就是作“我有小毛病，我好女人”讲。这是男子的看法，男子不是没有色相的。在女人看来，这话说去就长了。但是人生处世，不可不把“理、性、色、情、欲”诸字弄清楚。

论西洋理学

孟肯 (H. L. Mencken) 专门攻击新英格兰 (美国在东北诸州) 的清净教徒。一九二〇年代, 他名噪一时, 所办的《水星杂志》(American Mercury,) 那时的美国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他在第一次大战之后, 专门嘲谑美国生活中虚伪偏狭, 顽固鄙俗的部分。记得他说一个故事, 以波士顿的顽固守礼的妇人为对象。话说查尔士河旁, 有一对老处女, 守礼甚严。有一夏天, 她们看见两三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子, 在她们屋前河旁裸体洗浴。羞煞人也! 她们赶紧把窗户关住, 从百叶窗后窥看。真胡闹, 那些裸体小孩洗了一个小时还不走。于是两个老姐妹, 去向警察报告, 辞严义正地抗议这种有伤风化的行为。警察慑于两位老处女的淫威, 只好来劝那些小孩子离开一点, 在下游去洗澡。第二天, 老处女又在百叶窗后窥伺, 又去警察局抗议。警察就问: “他们不敢在你们窗前裸体洗浴吧?” “没有。可是, 我们还看得见啦!” “多远?” “二三十尺。”于是警察又去劝告小孩子再远一点。两位老处女又专在窥伺, 所以第三次又来抗议。问多远。她们说有五六十尺。警察有点不耐烦, 但是还遵从这些老闺女的意见, 劝孩子不要作这种色情诱惑, 陷两位老闺女于不义。第四次两位又来抗议, 警察问离多远, 老处女答, 一百

尺以外。警察愤然说：“请你们两位不要在百叶窗后偷看，好不好？”

这个故事可以使我们略明清净教徒的社会。新英格兰真有这回事。我在哈佛大学研究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的兴起，听 Bliss Perry 教授说，十八世纪波士顿的妇女，桌腿就不敢叫桌腿，因为“腿”字 Table Legs，有点肉感，未免使女士们羞答答，所以用“肢”字代，叫做 Table Limbs。我想幸而这桌肢之肢，未甚普遍，不然用得久了，又要使女士们羞答答，后来连树枝的枝字，也必引起邪念头，也不能用了。

我有一个法国朋友，嫁给中国人，现在还来往。她告诉我们，她小时候在法国尼姑所设的学校念书。尼姑盆浴，永不敢裸体。只穿一件宽敞的长褂，盖着全身，洗澡时尽可以用手伸入浴衣里头去，擦擦身体，这话该是真实的吧！

西洋理学之起，远在中世纪，但绝对不能追溯于希腊文明。希腊的文明，虽称理智，但那种理智是光明豁达的，以人的心知监察一切。亚里士多德善于分析物理、心理及一切自然现象，其理论方式完全与近代欧西论著相同，今日学生读亚里士多德，完全仿佛在读十九世纪的论文。理学是绝对没有的。中世纪之末，欧洲文艺复兴，直接希腊罗马的遗绪，还是近情一派，反对宗教的僧侣作出世与入世对抗的人生观。

大概宗教为求升天，求永生，必自人世沉沦为出发点。凡宗教多半有以此生为来生之预备观念，重在来世，必视今世为不足重轻。神州未沉，先见其沉，故灵与肉之说出。在此种人世沉沦的人生观中，当以加尔文（Jean Calvin 一五〇九—一五六四）为极端的代表。在加尔文主义中，乃看见由亚里士多德

明理之理，转入推理至尽之逻辑之理，而把情字推开的可怕的结果。那时天主教中的冉森主义派（Jensenist）论调，与耶稣教的加尔文主义相近，总是人世混浊，人性全恶，必不能自拔，一切命中注定，得救也是天定，上帝定你升天，你就逃不出神力等等荒谬的话。加尔文生于法国，却在瑞士日内瓦建立一种宗教政府，自为教主，略如龙虎山的张天师，惟我独裁，惟我独尊，一个人相信命定论（Predestination 未生以前，命已经先定，）否认自由意志，一切本逻辑推断，一切有“必然性”（如马克思论，）就必然走到不近情理的路上。所以他效法西班牙天主教 Torquemadas 的残酷行为，把一位因为良心信仰不能苟同而由法国逃入日内瓦的 Servetus 于一五五三年活活烧死。这又去张献忠杀人报天相差不远了。

加尔文主义有名的五点，不外人命先定论的主题。一切都是依逻辑推断，有必然性的。一是“彻底的沉沦”。因为人类自从亚当犯罪，罪恶必遗传，意志必不能自拔，说意志自由也没用。二是“无条件的选举”。无条件的，上帝选出那位叫他永生，就不必有理由，有权选定。三是“上帝先见的不可抗拒的恩赦”。上帝要你永生，你自没法抵抗他。四是“仙圣之保持”。上帝既然选定“选民，”这些选民就“不可避免”地走上正路。五是“局部的赎罪。”耶稣已经替我们赎罪，这些选民自然又恢复了局部的自由，由自己努力，靠圣神之启示去修道，这是去情讲理，专讲逻辑推论的结果。所谓道学神学，如此而已，实在可怜。上帝有万能，要如何处置这些已经万劫不复的狱犯，谁能说个不字？合逻辑是合逻辑了，但去人情远了。而彼辈正欣欣自得，以为用人类的巧智，推出天道的真理来。为什么呢？因

为，这是推论所得，无法驳斥。可惜今日耶教，承接这个人类罪恶的传统。长老会、浸礼会及 Congregationist。在教条上，还奉为正宗。所以很多人，真崇奉耶稣的教言，却没法入教。这样太蔑视人类意志自由，及太不平等，太不德谟克拉西的教条，怎么可以令人心服？因此情与理，分道扬镳，近情者不得讲理，讲理者不得近情。此为耶教及天主教今日之大难题。

其实，孔子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些自欺欺人的话一脚踢开。“道不远人，人以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再不必说别的话。孔子又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者以情为主。所以，这两句话我曾引为《吾国与吾民》一书的卷前语，盖有所见而云然也。

《关雎》正 义

古代儒家解经，道学的气氛就甚厚，非自宋朝理学才开始。屈原香草美人之歌，也必解做思君之作。《诗经》男女思慕之情诗，必作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说法，自毛公已经如此。似乎抒情诗，除了成孝敬，厚人伦以外，不会有什么文学价值。“关关雎鸠”，便是一个好例。此篇称为诗教之始，所以列为第一篇，毛郑以下，二千年来无异辞。

本来诗歌发于男女相悦思慕之情。无男女思慕之情，便无诗歌。《关雎》乐而不淫，歌文王后妃夫妇琴瑟和鸣之乐，以表示周公之化行于南国，原也相宜。只不应该把这篇及周南之什整个解作歌颂后妃“不妒忌”之美德，以为天下妇女之楷模。《关雎》据毛序是歌后妃“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思念另一个贤女作文王之配。《卷耳》是歌“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诋私谒之心”。《蟋蟀》本来言子孙众多，毛序又必加上两句“言若蟋蟀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诚如郑笺所云“凡物有阴阳情欲者，无不妒忌，维蟋蟀不耳，故能诜诜众多”。《桃之夭夭》好好言“之子于归，宜其家室”，也是很正当的婚歌，毛序又必加上“不妒忌，则男女以正”。仿佛女人一妒忌，